

# 离开地球表面

LEAVE EARTH

 凌晨 作品

— 科幻小读者合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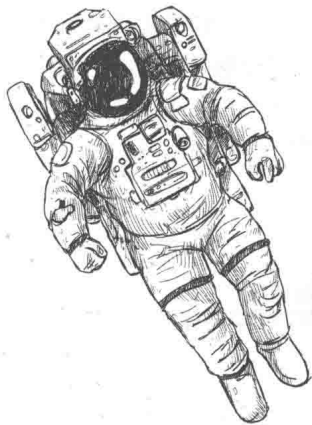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cp.net.cn>

—科幻小说合集—

#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  
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离开地球表面 / 凌晨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90-1894-8

I. ①离… II. ①凌…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0345 号

离开地球表面

---

作 者 : 凌 晨

出 版 人 : 朱 庆

终 审 人 : 朱彦玲

责任编辑 : 王 萌

封面设计 : 仙境设计

复 审 人 : 刘 旭

责任校对 : 李 昂

责任印制 : 陈 晨

---

出版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 010-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wangm@clapnet.cn](mailto:wangm@clapnet.cn)

---

印 刷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00 千字 印 张 : 10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90-1894-8

定 价 :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天 隼 / 001  
水星的黎明 / 037  
飞鸟的天空 / 049  
燃烧的星星——火星实习报告 / 057  
干杯吧,朋友 / 102  
火 舞 / 113  
刀 兰 / 123  
铂 戒 / 140  
泰坦故事 / 155  
月 瘤 / 173  
再见,地球 / 192  
青 鸟 / 208  
太阳火 / 248  
月球疑云 / 276  
《离开地球表面》纪年表 / 309  
写在最后的话 / 311

## 天 隼

高尚情操，这仅仅是一个词呢，还是奉献出自己幸福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感觉？

——（英）高尔斯华绥

### 1

任飞扬重新打开标号“TS-4”的文件夹，那些他已读了无数遍的文字又一次扑面而来，刹那间将他带回过去。

地球有雨，这是外星世界所不及的。坐在你家四合院的北房中，看春雨滴下屋檐，夜在雨声里一点点消融。你的神情朦朦胧胧，仿佛那盏中世纪的油灯。我们的影子在墙间呢喃细语，你我默默听着雨声，偶尔相视一笑。不知不觉，已是拂晓，轻启窗扉，

雨雾和着槐花的幽香飘进油灯袅袅余烟的间隙，而拂动窗棂的翠竹又生了新叶，露珠从叶尖滚落，一滴滴入我的梦境。

舒鸿，春天是地球最明亮美丽的季节，恍然如土星的光环般灿烂。我们骑自行车巡游大学校园，天湛蓝蓝，风暖洋洋，云轻飘飘，草地上深紫的二月兰一片片盈盈含笑。我坐在你单车的大梁上，长发扫动你的脸颊。

你吟诵古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我也爱这首诗，我渴望尽快到三万六千公里高度的空间岛上去体会诗中的豪迈气势。我和你抢着背诵，看谁记得最多。单车穿过满是牙白丁香和殷红海棠的树林，读书的学生在清朝的古塔旁、在透明的玻璃钢房屋里望着我们。我们像风一样，那些急急从我们嘴里吐出的诗句便像风中古塔檐铃的歌声。

这就是地球的春天，和你共度的第一个春天。舒鸿，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夏天我将从宇航学院毕业，我要到太空中去，到你身边去。但我不会要你照顾，我要做得比你更好。从懂事起，我就在为飞往太空那一天做准备，我相信自己一定能行。可是校园里的喇叭在不停广播宇航报告会的地点、时间，主讲人的名字一遍遍地被提起，舒鸿——舒鸿——舒鸿，提醒我你是一位杰出的宇航员，而我只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

舒鸿，你并不洪亮的声音压住了会场上一千五百人的掌声。学生们在楼上鼓掌，在走廊里鼓掌，在礼堂外鼓掌。他们为你的

每个问题激动，为你的每段话叫好。站在台侧，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我为你自豪，我更为我们选择的事业自豪！那一刻，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舒鸿，我的朋友，我的爱人，我的老师，我真想冲过去拥抱你，告诉所有人我对你的爱和敬慕。舒鸿，你犹如一只翱翔天宇的雄鹰，我要追上你，和你在太空中并肩齐飞，我要像你那样成为优秀的宇航员，把一生奉献给壮丽的太空，奉现给造福全人类的宇航事业。

金星坍塌的城市群带给我难以忘怀的悲凉，当我重返地球母亲的怀抱中时，真有种说不尽的感慨喟叹。舒鸿特地从训练基地赶来和我相聚，听我讲述我这处女航的所见所闻。坐在乡间旧式砖房的屋顶，屋前树木葱郁的枝叶轻拂我们的额头。舒鸿弹起本地的四弦琴，在琴声中夕阳悄至，晚霞映红了绿树灰瓦。雄伟的都市会衰败，繁荣的文明会灭迹，没有千万年的不朽，但我们却可以永远坐下去，坐到化为尘埃。

明天舒鸿将返回月球基地了。眼泪慢慢掉落，我没有擦，这是我第一次流泪。在金星黑暗的地下隧道中探索时，我是唯一没有胆怯的人，可是明天舒鸿要去月球，再过一个星期，他将远赴火星外的小行星带，我的泪水缓缓滑落，在他清越的琴声中。

“天隼号”与控制中心中断联系的时候，我守在通讯处不敢离开，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天隼号”的消息。我的生命已经和你连接在了一起，舒鸿，你知道吗？自从“天隼号”启程前往小行星带，

我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它。不仅仅因为这是首次载人穿越小行星带，更因为你是“天隼号”的船长，你身上寄托着人类进入类木行星区域的希望。

任飞扬给我送来了“天隼号”的模型，他说你绝不会出问题。他的声音肯定而沉稳，就像他那个人一样。舒鸿，你这个好朋友闪闪发光的礼物精致逼真，它仿佛一只真正的鹰隼似的随时要飞走，它仿佛就是你的化身。

这几天宇航局就木星考察计划进行了大范围讨论。我那篇关于土星环的论文恰在此时获得了“天体研究奖”，同事们笑我已经走得太远。如果我的思想比行动快，那是因为你的推动。舒鸿，你曾经对那篇论文提出过许多意见，这个奖也是属于你的。当我眺望土星那微微闪烁的光环时，我想和你一起在它上面散步该多好。我们坐在最外圈的光环上，让缓慢转动的光环带着我们绕过金黄的土星。宇宙用它博大的臂膀包围着我们，我们像它的孩子，我们就是它的孩子啊……

我无法描述再次见到舒鸿的喜悦心情，但愿我能把他的一言一行都铭刻于心。全世界都在谈论“天隼号”，谈论人类将登上木星的那一天。而舒鸿并不在意，他的目光已经越过土星，穿透天王、海王与冥王三颗远日行星，跨过太阳系的边缘，投入半人马星座。

关于我那个土星环的梦想，他喜欢极了，他甚至正经八百地建议宇航局在土星环上修建酒店，而且还抽空学起了空间建筑设计。他对设计的事是如此入迷，我不得不强拖着把他从基建处拉



到颁奖大会会场，那里的人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他领取奖章，类似的奖章他已经有十四枚了。他把所有的奖章都戴上照了张非常神气的照片，那些奖章在他衣襟上闪闪发亮，几乎要淹没他了。

因为金星的事我也得到了一枚奖章，我把它寄给了中学时代的老师袁征，她是我这个孤儿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是她鼓励我走上通往宇宙的道路。奖金也悉数交给老师处理，她全部捐献给教育机构办学，并按我的要求未留姓名。这件事情让我和舒鸿都非常开心，我们甚至希望从月球的望远镜里看到地球上的那个学校，那个在最贫困、最偏远的山区却名叫“太空之星”的学校。

航天中心总是灯火通明，前往月球的航天飞机即将起飞。我几乎要迟到了。昨夜梦见舒鸿，我便不肯早醒。他驾驶“天隼号”前往木星后，我常常梦到他，梦到他的笑容，他的笑容总是灿烂而温暖，仿佛阳光。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天隼号”要返回的消息，也听到了舒鸿的声音，中心所有的视屏刹那间都调出了舒鸿的图像，他平静地说他感到累了。我有点迷惑，舒鸿的脸上淡淡洒着冷漠，这种表情我从没见过。

他怎么了？也许是长途旅行太疲劳，整整两年，连控制中心的人都倦烦了，何况他曾五个月单独面对木星。

我一定要尽快见到他。我要告诉他，由于我在火星考察中的优秀表现，我刚被评为宇航局本年度的先进工作者。

……

盛大的欢迎仪式后是无数的荣誉、鲜花、掌声和赞美，舒鸿恢复了他那生气勃勃的笑容，他成了公众的宠儿、媒体的焦点。全球每个电视频道都想拉他上节目，记者像苍蝇般围绕着他，同时也盯上了我。我极其厌烦，而舒鸿却和这帮人称兄道弟。

.....

无论如何我明天一定要回月球去。我不习惯华丽的服饰，也不习惯灯火辉煌的各种晚会，更不习惯人们看待我的态度。我首先是一名字航员，其次才是舒鸿的未婚妻。我的事业和成绩可不是因为舒鸿才得到的。

舒鸿，你太沉浸于社交活动，你醒醒吧，你的助手们都回基地了，停止炫耀你的成功吧，否则，别人就要超过你了。我希望你永远飞得最高、飞得最远的那一只鹰啊！

.....

杯子从我手中掉下，停顿在半空，水洒了出来，一滴滴飘浮在杯子周围。所有东西都完好如初，只是我的心已碎裂，碎成万千片无法收拾。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舒鸿的，我多想和他痛快淋漓地吵一架，但他总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反对我参加土星探测计划，他要我和他一起到地球去，还说离开他我将一事无成。他在轻描淡写的语言中流露出对我工作能力和事业心的鄙视，他更瞧不起其他人。基地的所有人都在议论他的傲慢张狂，他却认为那是嫉嫉和中伤。他不再关心训练、“天隼号”和土星环，他要放弃宇航员生涯，他说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由豪华办公室、高薪、阳光假日和精美的饮食组成，稳定、优雅且轻松。

这不是我熟悉我爱的那个舒鸿，那个舒鸿不会如此轻易就满足，不会依恋舒适的生活环境，不会到处指手划脚。那个舒鸿把航天当作生命，把同事当作兄弟，把名利视为粪土……

这个舒鸿如何与那个舒鸿合为一体？

笔在我手中颤抖，舒鸿越来越像个陌生人。如果坚强的信念可以崩溃，如果真诚的誓言可以丢弃，如果……如果过去的舒鸿真的失去，我不愿意想，我宁愿不想。我要努力追回过去的舒鸿，但我不会放弃事业。如果舒鸿下定决心和太空分裂，那么，那么……我希望那么后的事永不要发生。

## 2

覆膜的纸页渐渐模糊，任飞扬无法继续读下去。他捂住酸涩的眼睛稍稍休息。现在纸上淡蓝色的文字清楚了，那文字出自流云之手，清秀娟丽。他能够体会字里行间的意义，但却说不出来，巨大的郁闷与悲伤堵塞他的胸口，让他无从辨析理清自己纷乱而凄凉的感受。

液晶墙显示着时间。任飞扬坐在对面看着它。数字从1递增到60，进1，从1递增到60，进1，数字缓慢而呆板地变动着。时间变得无法忍受的迟钝、沉重，仿佛一把生锈的铁刀在撕割他。那把刀子一点一点嵌进他的身体，缓慢而剧烈的痛苦一点点侵蚀进他的血液，直入骨髓。由于恐惧，他的身体开始收缩抽搐。还有意识，他的意识还停留在“天隼号”爆炸的时候。因为没有氧

气做助燃剂，爆炸产生的火光很快就消失了，耀眼的光团留在他的视网膜上，久久不能消散。

他急忙低下头，光团还在那里。他把目光集中到日记上，光团模糊了，但流云的字在晃动，那不是字，是他的意识。他依旧在颠簸的“天隼号”上，周围一切都在晃动，晃动，包括流云，还有她周围几个人表情各异的脸。很多次，任飞扬试图抓住她或是驾驶台，看上去那并不像虚幻的只存于他记忆中的图像。当然那只是图像，心理医生提醒过他要竭力克服幻觉，回到现实中来。

现实是，流云死了。

但是他多么想抓住她，好像抓住她就能抓住“天隼号”，抓住这条漂亮得让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飞船。这飞船原本是舒鸿的，在他驾驶下，飞船似乎都有了生命，好像随时会说话一样。任飞扬不太喜欢这种感觉，飞船就是飞船，只是一种交通工具。当“天隼号”永远地失去了，他才发现这飞船已经和他的生命融合在了一起，代表着青春的梦想、意气风发的舒鸿和无数激动紧张的太空之夜。

任飞扬伸出手。

十平方米的房间中央放着一张桌子，这是唯一的家具。任飞扬坐在桌边，抱着那本覆膜的日记，面对墙壁上涂了冷光材料的液晶时钟。

舒鸿背叛，“天隼号”爆炸，流云死亡，我看到一切，但我竟然无法挽救。

任飞扬的手停在半空，除了空气他什么也抓不到，他可以抓

住的东西全都消失了。

本来他可以劝阻舒鸿的懦弱行为。不错，在舒鸿那不可一世的骄傲表情下掩藏着胆怯，否则一向冲在前面如箭般锐利的舒鸿怎么会在事业达到巅峰时见好就收？作为舒鸿的好朋友和多次太空任务的助手，他应当尽力挽救舒鸿，而不是缄默。他可以揭露头儿们对舒鸿的纵容，他们在媒体上声称舒鸿身体不适，让成包大大写着舒鸿名字的慰问品和信件涌进宇航局的专用信箱，而见到舒鸿的宇航员一致认为他比任何时候都健康。揭露也许可以刺激舒鸿恢复信心，但他却瞻前顾后，在极度苦闷中跑去火星参加强化训练，等他再回到基地时，舒鸿已投入了地球的怀抱并且从此杳无音讯。

还有流云。如果……

任飞扬的胳膊无力地垂下，如果他不接任“天隼号”船长的职务，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流云也不会死。但他怎能拒绝这个任命呢？他要和“天隼号”一起飞，他要比舒鸿飞得更远，他要证明不会再有人像舒鸿一样半途而废。然而，美好的愿望竟然无法变成美好的结果，只给他留下深深的遗憾与愧疚。他是个不合格的宇航员，不称职的船长啊！

他记得舒鸿第一次提起流云时那欢欣的表情。等他终于见到照片外的流云——一个眼睛含笑、容颜开朗的大女孩儿，已经是在九个月以后的宇航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了。

他和舒鸿是学院的嘉宾。那天阳光灿烂，云淡风轻，毛白杨和法国梧桐给校园投下簇簇浓郁，到处是红白相间的七叶香，花

的芬芳里毕业生们低低絮语，年轻的头颅凑在一起，仿佛商议采花的蜜蜂。“我一定要上天！”流云的声音清脆爽利，态度坚决，“但绝不和你在一起，我不要你照顾。”舒鸿大笑：“有志气！好！我绝不挑选一名宇航学院的女毕业生做助手。”

任飞扬奇怪这些往事还历历在目。那一天像七里香一般甜蜜、芳香和美好，尤其是在宇航局局长亲自把优秀毕业生的奖状递到流云手里的时候。

流云是宇航学院第一个得到这奖状的女性，她做了简短的发言，再三表示太空中不应当有性别歧视，她将以实际行动证明女性和男性的工作能力相当。她后来果然证实了自己的誓言，成为最优秀的太空人之一。

是的，这些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当我成为“天隼号”船长时，你第一个要求加入我的工作小组。流云，你从未和舒鸿在一艘飞船上共事，而“天隼号”宛如舒鸿的影子。望着你极力掩藏思念与担忧的眼睛，我只怕你不能承担任务。流云！我本想抚慰你失去舒鸿的寂寞，充实你没有舒鸿的生活，我尽一切努力想照顾好你，可是……我实在是错了，我根本不了解在你那纤细温柔的外表下的坚强和责任心。

流云！

提坦星<sup>[1]</sup>的千里冰原突然展现在任飞扬面前。冰屑纷飞，钻头在滋滋作响，耳机中传来激动的声音。声音！回荡在“天隼号”的舱室。有人狂笑，刺耳的尖叫震动舱壁。流云睁大眼睛，握紧手中的武器。武器！金属外壳闪亮！激光切开了紧锁的舱门，键

盘飞快地敲动，搜索不到被修改的指令，汗珠顺着他的前额淌落。流云在另一台电脑上寻找，她找到了！救生舱归我们了，但真的要弃船吗？

瞬间黑暗，电火花四处闪烁，气温渐渐下降，得立刻穿上恒温服。在应急灯的照射下，流云的脸上是不可抗拒的坚定。

“不能丢下高林！他再怎么说是我们的同志，我去找他！”

流云的身影消失在狭长的走廊里。他想跟上去保护她，但是秦明摔倒在地，他不得不留下照顾伤员。

流云！秦明！还有高林！默念着“天隼号”船员的名字，任飞扬只觉得心如刀绞。他们上船时全是那么生龙活虎。他们轻易就把生命交付给了他，而他却让他们经历了灾难和死亡！

天啊！我都做了些什么！日记贴紧任飞扬的心脏，他一时间几乎窒息，心脏不能跳动，血液无法流淌。

不知什么时候，赵律师出现在任飞扬面前，打断了他的思绪。律师轻轻从任飞扬怀中抽走日记。任飞扬惊惧地抬起头。

“归还的时间到了。”律师的声音柔和得仿佛在哄一个孩子，他向门口努嘴。“局里的人一直在等着。”

任飞扬望着那覆膜的本子，他再也见不到它了，带走它就像带走他剩余的生命。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美好与酸楚夹杂的回忆。他只恨自己没有和“天隼号”共赴劫难。

律师走到门口，一只看不见的手接过日记。日记在任飞扬的视野里永远消失了，他控制不了哀伤，扭过头去。律师面对他的背影，那瘦得几乎可以数清每块脊椎骨的身影，缓慢地说：“那飞

船的事故不应由你一个人负责，我确信。”

任飞扬没答话。

“死了两个人，但那是意外。如果你善于辩解，你甚至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律师继续道。

### 3

“‘天隼号’的爆炸是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航天事故，而你却幸存下来。”调查者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料，看上去他十分疲倦，眼圈发青，但这并不影响他严厉的态度。他的年青女助手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短短的头发拢于耳后，在灯光下的侧影有些像流云。

“是的，我是幸存者……”同伴的声音又一次响起，惊惧而尖利。任飞扬甩甩头，没有用，那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一声比一声响。“‘天隼号’装了土卫六的海洋样品，包括冰块和深层海水，还有大气标本。我们用特制的合金陶瓷防护装置盛放样品。”

那场景又出现了，恶心、头晕、呕吐，伴随着奇异的幻觉。

“是谁出主意把样品器放在探测火箭里的？”

“流云。”

“作为船长，你反对她的提议，坚持不经基地允许就不行，是这样吗？”

“是的。我从那时开始就犯错误了。我认为高林的过敏反应很正常，而且探测火箭只剩下一枚了，用掉了会影响对小行星467号的考察。”



“飞船上的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我让他们相信我是正确的，我们的防护措施几乎完美。可是……”

助手接通电话，小声道：“秦明又被送进急救室了。处长，医院不敢保证能救活他。”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怜悯。

第三个人，他曾经的希望。在漫长的归途中，任飞扬一直祈祷秦明活下来，活下来，因为秦明是优秀的机械师，因为他失去了飞船和太多同伴，因为秦明身体里还流着流云的血液。而现在，不，没有现在了……

黑色，到处是空旷无限的黑色。任飞扬四下环顾，他回到太空了。地球只是一颗晶亮的石头，在他目力所及的尽头孤独寂静地飘浮着。他周围空无一物，只有步行缆绳在他腰间闪烁。他吊在虚空之中，什么也抓不到，生命就指望那绳子是否结实了。

闪光，沿着那绳子跳跃，绳索爆裂，松散开……

任飞扬摔倒在地板上。

“天隼号”事故听证会上，调查者出示了一份证明：“这是基地的 B-4371 编号命令，同意‘天隼号’使用探测火箭送走样品器的方案。此时‘天隼号’上的船员已经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眩晕、头痛和思维游移。流云给众人进行了镇定治疗。以下是任飞扬接到命令后的行动程序。他和秦明将样品器装入火箭，火箭按照基地的要求向火卫三发射，留待进一步研究。流云和高林负责清洗飞船。流云为了安全起见，请求在进入火星基地前对飞船进行检疫，基地批准‘天隼号’在费罗迪曼太空垃圾站停靠等待医疗救